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洪武謨

李丞相善長定遠人微時頗讀書弗深解然有大略
多智計上行徇滁陽善長服儒衣冠謁道旁見
上天表則大喜曰有天有日矣上亦以爲善長長
者也禮敬之語竟日意合上大喜留幕下掌書
記預謀議贊軍畫饋餉甚見親倚上從容語善
長曰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莫與謀吾觀羣雄中

持案牘謀士多毀惡將士以故將士弗得效其力而敗事多矣卽持案牘者能獨存乎君宜鑒其失務協諸將成功名也 上總兵和陽謀斷出諸將

右諸將頗忌 上善長曲調護而安 上發采石

謀渡江善長卽草戒戢將士榜以從入太平榜之通衢城中肅然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爲帥府都事丙申從克建康籍軍民五十萬奉 上爲吳

國公善長爲行中書省叅議轉軍食戊戌 上征

婺州善長留守建康辛丑議立茶鹽法進叅知政事癸卯 一援南昌征武昌皆留守甲辰奉 上

爲吳王陸右相國乙巳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
廣魚課歲得穀百萬以佐軍李濟據濠梁善長以
書招濟濟降吳元年率羣臣勸進不許論平吳功
封宣國公定官儀尚左改左相國充總裁官定律
令議取中原福建廣東歲十有二月率百官勸進
明年戊申正月 上卽皇帝位進少師定郊社宗
廟儀 上幸汴善長居守 駕還上六部官制定
朝賀東宮儀二年上諸神祠祭禮及翰林官制奉
詔監修元史編祖訓議賞平中原功三年定服色
議征沙漠置司農司制存恤祿養 國初都先鋒

十大元帥府諸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
議禁淫祀 上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善長雖
無汗馬功然給軍食預謨議功甚大封韓國公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食祿四千
石功第一券文比漢蕭何四年春致仕賜臨濠地
墳佃戶命董建臨濠宮殿七年徙江南民四十萬
實臨濠墾田命總田事南安侯監田作弗力又申
勅蓋留鳳陽者數年子棋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爲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八年丞相廣洋御史大
夫寧有糾劾詔勿問十三年相惟庸獄辭連及吏

請逮詔勿問善長懼奏還儀戶命仍給尋召理御史臺事議征漠北雲南上文官封贈蔭叙制十七年河南水命駙馬都尉往賑恤二十有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勲臣列第一未幾坐罪詔勿問會星變占爲大臣災御史劾請逮以暴卒年七十有七臨安公主徙江浦祺二子長芳留守中衛指揮茂鎮撫旗手衛指揮僉事芳子五人長恒停襲恒生城瑾城生宣宣生巒初上之始渡江也問善長曰今四方戰鬪方始天下將安所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不五載而成帝業則豁達大度

知人善任使又不嗜殺人故也今元亂烈矣羣雄
蝟奮土崩瓦解主濠產距豐沛不遠於高帝受山
川王氣正同倘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因與
上評騭取天下才畧之士推宋濂劉基本佐 上定
天下成一統之盛善長之力也

誠意伯劉公基字伯溫浙青田人也年十四通春秋
能文章長問理學於金華鄭生精天文兵法勝國
時舉進士學士揭傒斯見而器之曰此魏徵流匹
而英特過之此濟時器也授高安丞江西行省辟
掾史議不合去受天文兵法於耆老鄧祥甫隱居

力學方國珍反海上浙省憲辟行省都事基議方氏首唱亂宜勦不宜撫行省撫國珍授官而劾基擅威福以信之基恚甚欲自裁門人曰今是非方浚先生卽自經溝瀆豈有白哉且太夫人在安得死共抱持得不死羈管紹興已而方氏益橫行省悔上基軍功以爲行樞密院經歷奏授處州總管府判基棄去入山著郁離子十篇客有說之者曰今天下擾擾豪傑並起以公才起據金華定括倉而有之卽吳越可折簡定也因畫江爲守此亦勾踐之業也先生獨無意乎含此不爲獨悠悠欲安

歸基笑曰吾平生忿國珍士誠輩所爲柰何效之
且天命行有屬子姑待之謝客去迨王師下括蒼
公指天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孫炎以
上命來聘遂間道從炎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上
大喜恨相見晚謂人曰吾子房也專運進止之畫
時陳友諒據土最强大旣破太平自帝以舟師東
下犯建康獻計者或請以城降或曰鐘山有王氣
宜出棲鐘山或曰背城借一而戰卽不勝走未晚
也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基入內問之基奮曰
獨先斬主降及議奔鐘山者賊乃可破耳上曰

先生計安出曰卽聽基畫獨領府庫開至誠結士而設奇以制勝此用弱爲強時也且天道後舉者固勝 上大喜用基畫攻友諒破之龍江事具

帝紀中諸乘暑雨風而殲敵皆基本謀也已 上

征僞漢圍安慶攻不克基請乘虛搗江州傾其巢上從之遂悉舟師西上風駛行迅距江州五里巡徼卒望見走入白友諒始知之乃大驚失措挈妻子宵遁而我師克江州初小明王韓林兒者有汴梁據尊號滁陽王素奉之至是走建康歲元日中書省設幄坐將奉小明王以朝基大怒罵曰何爲乎

奉牧監者徑出不顧 上召入問之基力陳天命
所在今推奉後復難推移且逆天 上感悟因與
謀定天下之畫僞楚洪都將胡廷美遣子來約降
且請要束若干事上有難色基暘 上所坐胡床
乃許之遂降洪都 上遣將畧地命基授方畧基
出漚紙授之令夜半出伏曰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卽伏頃之有黑雲起是賊氣也慎毋動日中後
黑雲漸薄而青雲旋合此賊歸卽啣枚躡擊之賊
可殲衆初駭莫信也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青雲
起已又見黑雲乃大驚以爲神如基指遮擊竟成

功而還尋以母喪歸 上遣官護行吊賻甚厚會

苗軍反金華括蒼衢州卒欲翻城應之衢守將大
懼聞基至喜逆入城一夕而定因爲書諭金處諸
下邑令固守毋動方國珍素憚基聞基還致書幣
禮問具以聞 上令與通問基因宣示 上威德
而國珍遂納土及服闋召旋京決征陳友諒之策
殲之湖語具帝紀中方大將軍取吳拓中原時

上時時召基入造膝語或時至其所屏人語語移
時乃去所與 上定策決攻取甚夥然秘莫得聞
已爲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上戊申大統曆會日

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越國苑發州
熒惑守心 上頗欲太刑誅以厭之內廷懼人不
自保且洵洵基密說 上宜罪已回天意明日
上臨朝自引咎諭羣臣羣臣始安後大旱基爲
上言此刑獄濫所致 上命基卽訊多平反天應
時雨諸廣 上德類如此叅知政事張昶使人上
書頌功德而自勸 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問基
基質責之曰是欲爲趙高者所爲昶大恨陰結基
屬官齊翼岩者伺基陰事頌傾之未發而昶誅及
司天臺災翼岩上基所言天文事多隱謬不知凡

所言固基所密聞 上及 上所使爲言者也

上怒窮治得所與昶交通狀翼岩誅吳元年拜御史中丞命議律 上幸鳳陽命居守先是基爲上言宋元來寬縱日久當使朝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至是督察内外有犯悉寘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當死相善長素愛彬祈緩獄不聽奏上彬竟處死由是與善長大忤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得歸青田且辭謂 上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建都王保保雖殘破然未易輕也已而定西果失利王保保走沙漠 上追

憶基言會行功臣封

上手書叙基勲伐及曩同

患難趣赴京受封基至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

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久之上以

事督過李丞相基爲申救

上曰是數欲害公公

乃爲之地耶公忠勲自足任此吾志決矣頓首而

對曰是如易柱非大木不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

敗天下至大宜求大才可勝任者非臣駕能任

上怒乃解三年加弘文殿學士封誠意伯授開國

翊運守正文臣護軍

上嘗召卜相問楊憲基與

憲善厚顧以爲不可 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
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
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臣未知其可也 上曰汪廣
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已又問胡惟庸
基曰此小犢用之將壞轅破犁矣 上喟然曰吾
知相無踰於先生基皇恐謝曰臣疾惡太深又不
能繁劇敢不自知任之且孤 大恩夫天下何患
無才願 明主悉心以求今目前諸人誠未見其
可也於是三人者皆恨基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
荅甚具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

少濟之以寬書奏 命宣付史館或有言殺運尚
三十年未除者基慨然曰無以爲也使我任政掃
弊俗一二年而寬政可復此其言關運會國脉者
尤深已 上卒相憲廣泮皆敗斥乃獨相惟庸基
大感曰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因請老歸田初基
以甌括間有隙地僻絕巖險曰談洋抵福建界曰
三魁元末民負販私鹽每出入其間方國珍因挾
與爲亂今遺俗未革宜設巡檢司以靖之又言郡
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於是相惟庸因搆

基以談洋距山面海有王氣欲求爲墓地弗與乃
陽立司以快恨下刑部議刑尚書吳雲言基有異
畝罪死上不報獨移書諭基曰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今念卿功僅奪祿爵如故基得書大懼走詣
闕謝乞自留京師以待察已有疾胡丞相以醫來
問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以白上上亦
之省也疾增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有五其薨時
鏹素所習占候書置櫬中并手所撰遺表付子璟
曰我欲奉遺表上今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
行且敗敗上必思我言當爲我奏之又明年惟

庸敗 上思基言中恠無遺表又欲得基所習天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之璉於密室中奉積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 上見表與書皆基手所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猛如循環今宜修德弛刑以祈永天命諸形勝要害地宜措注令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功監丞及惟庸以逆誅 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不死矣已璉卒召璟襲璟讓兄子薦薦嗣封基剛毅慷慨有大節以謨議爲 上腹心自以爲不世遇展裏蘊畢言遇急

難勇氣奮發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也 上天
嚴重廷臣多囁嚅自保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
禍福故有忤懾其論天下安危必義形於色 上
甚禮敬常稱老先生而不名羣臣得過基密爲申
理而終不自言至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以功能
自著見也與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未嘗少
有假借居鄉守禮尚儉多陰德詩名世逼漢晉爲
當代宗靖難初奪爵景泰中錄元功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襲天順二年勅建祠祀弘治中錄後授
處州衛指揮正德中賜誥贈太師諡文成嘉靖中

諫臣言方 高皇帝創造時諸佐命並軌宣翼而
誠意伯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諭功
至光美而身沒世隕傳聞疑謬辱在塗泥昔武王
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成季忠勲無後無以勸善
臣等愚謂基宜侑享 太廟九世孫指揮使璦宜
嗣伯爵封敢冒死陳聞制曰可祀基太廟庶中瑜
嗣誠意伯歲祿七百石與世券卒今嗣伯世延

宋學士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爲
詩歌博學多通少長從當世諸名公游文大起而
益遂於諸經綜古聖賢之學勝國特以薦召爲翰

林國子編修辭不往會世亂益韜閔冠黃冠入小
龍門山著書庚子高祖定金陵遣使以書幣禮
徵至首勸上以不嗜殺人甚見尊重除江南儒
學提舉入授皇太子經濂誠明純恪至綱常大
義必剴切再三陳導之不倦上甚嘉焉明年改
起居注侍左右諸補益弘多又明年乞歸省賜金
帛而遣太子致贈有加禮既抵家箋謝上書
奉太子勉以仁孝勤敬戒驕怠進脩德業副元
良之望上覽畢喜召太子諭以書意立賜濂
書曰曩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法言

變俗語訓之是疏通也所守者忠孝所行者節儉
是德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已而丁父尚書公憂服闋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
士史局中發凡舉例揭綱領綜之授同列同列咸
仰成焉三年遷國子司業時國子多大臣子余濂
莊蒞動禮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
諄諄忠孝仁義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
先生弟子會上孔子廟議忤旨謫安遠知縣未幾
召爲禮部主事擢太子贊善上嘗問所宜讀
者書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上覽而悅之

大書揭兩廡壁間陞侍講學士命輯歷代姦臣事
爲辨姦錄成分賜 太子諸王命序 祖訓命纂
修大明日曆當創造時自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
祀以及朝會慶宴禮樂律曆之制下至四夷貢宴
賚賞之節咸無從稽質而勲舊名卿良大夫所爲
焯德耀功之文不具 上一以命濂論次紀譏咸
煥然可述聳一代典禮文章於漢唐之上 太子
寬大仁明天下咸愛戴濂翊導之功爲多 上嘗
召講春秋濂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主忠恕先自治
遵誠明以賞罰則賞罰中而天下可定也 上嘗

論黃石公三畧意善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治天下大經大法畢具願 陛下特留意其中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對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誠
少屏諸欲惡則心清而身泰矣 上御西廡大臣
侍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析濂講
訖言漢武慕神仙征伐四夷民力耗竭已乃重刑
罰以震服之天下幾亂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
性卽邪說不能惑興學教民則禍亂不作刑罰非
所先也 上悅曰朕上畏天命下畏兆民常兢兢
念何敢自逸濂離席頓首曰 陛下此心卽古先

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願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嘗御齋室問三代

曆數修短封疆廣狹之數濂具以對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義其守也亦以仁義故歷年多非後世所及一主於格心濂忠誠愍久而彌篤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欺蔽卽家事有問無隱曰君猶父也天也可欺耶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質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置溫樹二字於居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指示終無所言嘗命叅大

政對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待罪禁林厚幸不願當事任也嘗召問廷臣臧否濂第稱其善者置其不善者上詰之對曰臣慕其善者與爲友故知之它鮮交故不知也終無所毀時有上萬言疏論時政者上怒其迂衍問羣臣阿意者摘疏中語巧詆之濂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卽無取幸上寬貸上復覽疏顧中有足采乃罵阿意者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乎微景濂幾誤罪言者矣濂應制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命詠鷹令七步成卽有自古戒禽荒之語上忻然曰

卿可謂隨事納忠矣。上嘗觴濂酒濂舉觴前跪請曰臣年邁臣不勝杯酌懇愆儀罪死幸。上寬上強之飲飲盡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大歡笑親御翰墨作醉學士歌一章以賜命羣臣繼作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親調手注卮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已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諸皆異恩居久之請老比得贈父尚書祖太常少卿親製誥文已眷念不欲令速發留朝夕者累月而後遣濱行賜文綺鈔及御製文集因問卿今年幾何矣濂對曰六十有八矣。上曰藏此綺

俟三十二歲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且辭上
惻然久之曰卿中歲必入朝冀得見也已對侍臣言
太上爲聖次爲賢次爲君子景濂事朕九年語
可覆無僞未嘗一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一節
可謂君子矣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人明年秋入
朝上念之廷問者數矣比至大喜勅儀曹奉醪
膳諸物抵寓館以賜太子諸王至百官皆懼動
顏色寺人衛卒見濂至亦皆以手加額願宋先生
留廣上德也自是日侍上游歷觀闕盤旋禁
籞造膝侍食安乃退歲暮乃得請歸蓋眷厚如此

初濂傳 太子之日久 太子一言動必以禮匡
諷諭諸道而色溫氣和津津然入于心讀書至政
化大端及前代興亡之故未嘗不懇曲開曉也傳
人情物理闡明其義 太子每歛容嘉納與人言
無面背曰師父云十三年冬孫愼坐黨逆論死濂
罪不測 太子力營救不得乃痛抑赴金水橋自
沈 上聞 太子沈大傷痛呼內侍速救卽不救
若屬且盡死及出 上且喜且怒罵兒痴何至此
太子泣曰師當刑兒何忍不死會 皇后諫語苦甚
乃安置茂州行坐不脫桎梏至夔州卒濂於學無

不窺晚究心於性命之極視外物往來泊如不相干嘗曰古人之學欲心正身修而見諸行事令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無謂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內誠外恕謙謙若不足三尺童子造拜必荅權有力者非其人卽置金滿橐一字不苟予也好接引來學遠方至者授館飲食之士大夫相與言當世有德者必歸濂而天下無識不識咸推濂以爲先生長者也或勸爲子孫計濂曰富貴豈一家物哉我所以遺之也歸青蘿山闢一室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而名聞四夷高句麗安南使者至必問

濂安否購其文章以去正德中謚文憲濂有孫曰
懌奉母孝力學攻書建文中召入翰林爲侍書
諭曰當勝國之季天下學士多奔走失業惟宋學
士與誠意伯數公習古學不廢宋黜約山澤劉馳
驅州縣至淺鮮矣 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
下羣策畢輟然幄帷中安危成敗呼吸之斷非誠
意莫任而學士以德行文章潤色鴻業爲 明儒
冠非淵蟄蠖屈詎能有伸哉韓公起草萊事 主
佐成帝業部符爲元功子尚主稱肺腑屬乃不免
於讒况踈遠乎故功名名人之所難言也

永樂謨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詰湖廣湘陰人也幼端厚如鉅人喜怒不形毋夫人守節長教之力貧孝養爲里人敬信里少年有被酒侮詈之者里人共斥之曰汝猶不知里中有君子人耶里有物憑人言禍福頗效原吉至寂不言他日復言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領鄉薦授戶部主事部尚書郁新奇之與共政會劾諸司怠事者觸上怒問誰從教汝執奏者新恐免冠謝業得解有劉郎中者忌原吉欲中之乃奏言果人教尚書上更召問爲誰

對曰堂後書筭生實教臣臣愚過聽罪萬死 上
下書筭生獄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言事本
原吉教尚書 上怒曰我聞原吉能佐尚書事原
吉才汝顧欲陷之耶於是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
市建文時擢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福建考吏
治訪民隱尋移鎮蘄州永樂初轉左或言建文中
用事人不宜任 上曰原吉忠於 父皇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元年吳浙大
水遣原吉行視水卽賜吳中水利集俾考觀原吉
至浙詢故老考水之源委利害甚具具奏上語具

漕河事中役夫十餘萬金作躬親撫薦之晝夜布
衣徒步行經晝盛暑爲却蓋曰衆赤體暴日中吾
何忍獨張蓋爲乎於是諸濬治畢底績水東入海
不爲患農田大利又奏發粟三十萬石給牛具種
子以賑饑姚廣孝自浙西還上首問治水水何

若廣孝具上其狀曰原古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時師旋方息大宮空無蓄積靖難功賞方行封
建親藩置武衛添設百司召天下儒生編摩大典
未幾遣二十五將軍伐安南遣內官造大艦航海
通西南夷營北都宮殿費皆以巨萬億計咸仰給

於戶曹原吉平賦役汰冗食均出入以愛人節用
爲本轉移節縮財沛乎有餘而天下宴然七年

上行巡北京原吉從命兼掌行在吏禮兵及都察
院事八年 上北征命盡總行在九卿事輔 太

孫居守諭之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北都庶司草
創原吉旦入朝造 太孫晨前決機務退至政事

堂部郎從官臺御史抱案牘環立請事原吉不動
聲色口應手判北奏行在南啓監國皆立辦京師

肅然 上還賜宴有加禮諭羣臣曰原吉輔 皇

孫居攝今周公也尋扈還京命侍 皇太孫周行

鄉落觀民問民所疾苦取蠶黍以進曰願 殿下
味此知民艱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常居 上
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南還十五年從幸北京十
八年宮殿成命召 皇太子世孫于南京十九年
三殿災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乞蠲逋負芻糧弛
採辦銀恤流亡以回天意時言官應詔交章論營
北都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撲殺儀曰噉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熟議數月然後行豈罔我
哉今何籍籍也言官遂劾諸大臣迷謬誤國 上
跪言官大臣于午門難遷都利害令內侍出宣問

議云何諸大臣啐啐詆言官不知國大計原吉
首謝曰給事中御史當言路且應詔陳言中無它
臣等備員大臣贊大計不協罪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事兩釋時上憑怒甚非原吉引咎識大體衆
罪且莫測矣時大都新建轉漕難原吉薦平江伯
瑄才使治漕薦長史周忱才陞侍郎巡撫已又從
中贊聽所請以濟國靖難初瑄嘗爲飛語危之不
計也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乃獨封尤
功餘頒賚有差當是時天下洶洶苦擊胡事南夷

而 上欲盡滅胡又內患多羣臣莫敢諫原吉曰
我受國恩厚不可以不諫約尚書方賓與俱入叩
頭言頻年師數動不可以出師又 聖體違和涉
風沙苦幸自愛 上怒斥轉餉古北口切責賓賓
懼自經死 上愈益怒籍其家而尚書呂震言原
吉柔奸意傾之 上怒命錦衣衛械以來原吉方
起厥儲使者至迫就逮原吉曰竣畢此卽行不然
恐侵盜爲國費死吾安之不以累公也及至 上
召問征虜事對如初歷言古明聖不勤遠畧之意
命繫內官監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布衣瓦器

上感動命中使自以其意問之曰 上待公厚今
繫之暴也豈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露雷無非教
何敢怨 上聞意大解然猶頌繫之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乃竟崩
計至 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具告以凶問原吉
伏地哭不能興 太子卽欲召原吉出視事原吉
曰臣先帝罪人今未聞遺詔何敢出 皇太子卽
獄中賜御膳咨國事原吉曰今東南民力困於糧
餒戎伍疲於歲漕宜幸南京少蘇民 太子大稱
善及卽位遷部尚書進少保太子少傅三俸並支

辭不許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繩愆糾繆章期轉拂
語具 帝紀中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
屬令和勅禁鬻割鞭背連坐刑皆原吉密議聞李
時勉廷諍發 上隱 上大恚欲深罪原吉曰時
勉小臣言卽過豈能損 聖德幸下法司議徐罪
之未晚也未幾 仁宗崩章皇帝方監國南京諸
大議皆原吉豫定監國至卽位時時召咨大計或
時袖小帖手付之且覆上中秘莫得聞漢庶人反
以誅原吉爲首名贊親征平之語具封建中師還
賜賚甚厚賜範金銀章曰含弘貞靜曰謙謙齋曰

後天下樂皆褒語云已輟部務論道左右五年卒
遣禮部尚書諭祭贈太師諡忠靖原吉天性寬平
篤孝友與人交久而能敬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
怨惡心器量靜深閎廓人不見涯涘恂懔無矯飾
不務以悅人而識不識見謂爲長者永樂中西域
僧號法王者來上甚寵欲親詣郊勞原吉曰彼
慕化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上如是下必有甚幸
上無自輕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
王臣雖微加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辱
天子大臣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欲效韓愈耶時

天子數御便殿及闕門時召對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沈機密勿泯然無迹而天下陰受其賜其理財賦必酌大體畧煩碎而主於體國靖民在部時吏捧精微章爲墨污怖欲死肉袒歸罪叱之去明日自袖至便殿免冠曰臣昨不謹風颺急污精微文書敢請其死 上命易之而罷從吏有污其織金賜衣者懼甚曰污可浣何懼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曰吾未嘗惜是一時卿大夫雅量推第一嘗與同列夜飲歸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寘寘

情行其忠敬如此居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人以爲王子明韓維主之度云

蹇忠定公義字宜之蜀巴縣人初名瑑洪武中爲中書舍人奏事稱上意上喜問之曰若豈蹇叔之後乎義頓首謝不敢上喜其篤實書義字手賜之易名滿三載考吏部奏當調命滿九載考母調朕且大用義朝夕左右掌機宜文字敬慎又愈虔建文初天子知太祖欲重用超授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代張統爲尚書時制下法令非洪武中舊者悉革去義從容爲上言鑒成

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貴在適時變
便民耳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所爲因革者 上以
義忠實從其言小人有因譖其不忘建文君者斥
不聽二年立 皇太子兼詹事 上欲諭太子率
令詹事往諭意 上巡北京命佐 皇太子監國
惟諸王及遠夷奏請傳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
處分義熟於典故達政體內贊宸謨外康庶品不
動聲色而中外晏然九年與夏尚書同九載滿考
賜宴勅獎諭初建北京三殿災勅巡應天諸郡問
民所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大吏義以國家多事苟

盡法繩下人不勝獨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
假兵民利弊當興革者輒具奏行事已還部二十
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尋釋 仁
宗卽位進少保歷進少傅少師又製蹇忠貞印以
賜宣德政議一屬諸舊人如 仁宗之初已乃輟
部務論道賜銀章曰忠厚寬弘云義重厚事不敢
專斷承顧問常持兩端聽 上決然忠實無他腸
楊學士士奇於 仁宗前質言義過慮義徐應曰
事慮不熟有後憂上咲曰義士奇言皆是宣德中
擇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 宣宗顧夏曰原吉謂

何夏對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它羣臣不及宜可遣上問士奇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使且辱國不可遣義嗒然退乃終不以二人爲異已而怒顧中服之也七年令有司治第八年一品九載滿賜宴禮部裕陵卽位齋宿寢疾五日而卒年七十三歲沈深質實敦孝友有偉度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亦未嘗苟含容歷事六朝官冢宰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取士任官後浮華而先淳朴尤慎郡守之選以爲治本考察明恕不縱不苛故其時士風吏治率龐厚蒸蒸民庶允殖塞夏

三楊之力也。裨史臣曰：天之右人國也，必有敦龐壽俊之臣焉。斷斷篤醇，措天下於乂康。夏忠靖屬國時功，奠社稷，澤被蒸民，乃如山如河，更險夷一節也。茹納調劑，與蹇忠定同功。故是時天下稱大。臣曰：蹇夏或以沈默爲蹇，尚書病然，矯亢爲名，高去治象逾遠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臣謨

楊文貞公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而孤邑人羅性實子之七歲母陳夫人語知楊本姓也泫然泣於別室立土磚爲位祀楊氏旦夕謁拜久之性知之命復姓而具告稍長益敦敏嗜學以家貧爲里塾子弟師有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爲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庭無人迹

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弱冠游章貢章貢
儒者重之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大重之
咨以政輒導以仁恕邑重囚寃力爲言得解囚間
懷金爲謝若不預聞也者而斥之去游楚楚中人
鄉慕之郡縣舉爲學官不就建文初授教職會修
高祖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
儒部尚書張統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
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脩
入直文淵閣與客勿時初建閣學士解楊諸公以
機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

議大政審衆長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蘊
籍上益愛信二年兼左中允上巡北京輔監
國日爲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
學於士竒特親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
宗喜之士竒曰德秀真儒其所著大學衍義尤有
益理道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卽取觀曰
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也遂醵刻賜諸皇孫一太
子問詩法士竒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南薰解阜
之詞唐虞君臣之志也三百篇雅頌商周君臣之
志也漢大風歌唐雪耻百王之作所尚者霸力已

非王道漢武秋風詞則志靡而音哀至隋煬帝陳
後主志淫詞靡則後王永鑒也臣愚以爲殿下明
經講道之暇惟兩漢詔令於治道有益亦深醇可
觀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能詩否士奇
曰儒固能詩然儒之品有三有道德之儒有經濟
之儒有詞章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不學
也 皇太子悅諸廣德將導類如此居久之 上
頗不理於 皇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 皇
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
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但殿下天資高過

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皇
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爲二王所深構宮僚
咸得罪士奇危心深慮兩頌繫詔獄 上終眷士
奇卒以安遷翰學左春坊大學士而 太子於士
奇愈益親 昭皇帝卽位立陞禮部侍郎華蓋殿
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尚書曰新華
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寬
恤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
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爲立減十五有誦海內治
者 上示諸大臣公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何得

言治平乎願留意賜畿內田四十畝固辭請以業貧民加少保兵尚書三俸並給力辭尚書俸時

上倚大臣蹇夏及士奇最重賜繩愆糾繆銀章冀匡弼諸大臣未有言而士奇密疏論事力上每

舉士奇風勵諸大臣嘗論與兵尚書李慶禮尚書呂震忤上輒從士奇言又憐其孤立爲曲調劑和輯之蓋近古未有也宣廟卽位扈伐漢議安

趙全親親恩頗忤旨已益親毗大者齋宮議赦令決棄交南皆社稷大慮諸具二聖紀中上嘗與士奇語科舉取士之弊士奇曰科舉須兼取南

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才大器多
北產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
者上曰然然且柰何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
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卽文藝無求全將北士
進矣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
爲著令一日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怒色已
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
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帝北征
典兵以故接諸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諳邊阨塞
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

事不足過 上笑曰朕初卽位時榮數數短卿卿
顧爲之地耶頓首而對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
陛下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士奇故
南人而持議本大公進北士論趙事時爲文敏所
沮短終力爲保護之蓋其度也廣東布政徐奇以
事抵京師載土物饋遺諸大臣有得其條餽遺姓
名以進者 上見中獨無士奇名大善之召造膝
問故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時與翰林六科比舍
居相往來於臣亦然奇擢任衆作詩文贈之適臣
病未作故無名耳 上曰卿爾時不病亦賦詩否

對曰必賦賦詩則單目亦必有臣名 上曰彼遺
諸大臣諸大臣當受乎對曰臣未聞大臣可受外
臣饋贈者也然則彼當遺否對曰此亦奇不能卓
立而然 上曰彼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觀單目
內所餽遺不過藤簞蘇合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
非有他也 上釋然取單目立焚之 上頗好微
行而遇士奇特厚一夕夜且半從四騎至士奇家
報范太監來比迎 上入門立月中矣士奇伏地
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身而擾擾塵埃昏昧
中如此 上曰思一見卿故來遂屏左右語良久

乃去士奇頓首跪送曰願自今陛下彌自慎爲意
外防明日 上遣太監弘問 上臨幸何不謝士
奇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又遣問今
天下平寧卽微行何憂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
尊居九重恩澤雖弘豈能徧洽幽隱萬一寃夫怨
卒伺間竊發事難言之矣後旬餘錦衣衛獲一盜
嘗殺人詔捕急遂私結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伏
道傍林莽中爲亂具以聞 上乃笑曰士奇言不
虛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曰愛朕莫如卿先
是大臣有導 上微行者故云時詔方內郡守聽

三品以上官薦用極刑家有賢子弟勿棄本文貞
建白也及英宗以冲年嗣位昭皇后倚士奇
任之而士奇請開經筵簡侍從以涵養聖德請
屯田以省饋運加少師正統初災變頻仍上下
交省蠲逋慎獄休養生民嚴覈百司推進才傑諸
可敬沃聖學弼成治化者恒汲汲身任之故是時
公卿藩臬號稱得人上高拱九重不事游倖南
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等
稍自歛戢諸具帝紀中常引年求去弗允請益力
命還鄉展墓中使從還鄉九年子稷以罪獄死士

奇怏怏自恨已遂病 天子遣醫賜璽書寬慰賜
酒饌竟不起時年八十矣 上輟朝哀悼遣禮尚
書諭祭贈太師謚文貞次子稹以廕官尚寶丞
上俾從諸老後入中禁士奇心術正大論事先大
體常扶君子抑小人然未嘗求備居恒言人君以
愛民爲事天之實人臣以薦賢爲敬君之實又言
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晚以三
孤還鄉待故所父事者劉氏隆篤有加禮秉禮執
虛不自滿假蓋壯老一心云

楊文敏公榮字勉仁閩建安人靖難後以編修召與

七臣者同入閣年最少最警敏 上爲更名榮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閣臣諸閣臣咸歸第惟榮在
出江西藩省奏牘示之言言安民有嘯聚者已復
業蓋朝廷初遣巡撫已又遣都督觀往巡視曰卽
不下宜加兵及奏至 上喜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褒觀榮讀奏訖曰計發奏時觀尚在中途觀不
得論功上曰善已遇榮益親陞侍講立太子兼太
子諭德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略甘肅邊七年虜脫
脫不花來歸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略十年守
臣言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以榮曉

兵命馳至峽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
峽關且千里地險阨乏水草餉道艱又天沍寒士
馬疲瘠不可輒用兵小醜不足患當自歸上從
之而老的罕果自歸陞翰林學士時上甚信任
榮諸巡行輒從而諸大臣忌榮直欲疏之適國子
闕祭酒共推榮上不許曰柰何不令在朕左右
榮望諸大臣忌已乃益發府部院諸弊事密疏上
上持草不下務輯和諸大臣進文淵閣大學士時
兵衛伍缺補或言建文中江西所募集民兵可調
也榮曰皇上命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

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事遂寢二十一年扈西征駐
宣府虜酋請納款衆懼莫敢任榮請往受降而還
浙江守臣言閩浙麗水政和二界中盜聚嘯爲暴
請兩都司合兵勦榮曰不可愚民苦有司暴不得
已而嘯聚勦則毒民民益衆聚不可解願遣一勅
使撫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以無事時上英
武羣臣奏對少稱旨而獨愛榮才凡密畫必與當
上怒不可嘗而榮至一言卽霽威每征行必從二十
二年扈北征中道軍乏興榮請令軍中相假貸入
塞官償率一而償三且遣使宣諭虜令自新乃班

師 上還抵榆木川而崩諸倉卒所經綜咸倚焉
仁宗卽位陞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支三俸宣德初漢
庶人反贊親征黎利反贊棄交趾從 上出巡邊
贊大擒獲具帝紀及四夷考中正統初與西楊並
進少師五年許展墓道卒贈太師謚文敏世建寧
都指揮使榮闔朗果毅能謀善斷總修四朝實錄
受 三聖顧命屢從出塞羈勒萬里遇事直前不
疑於行善隨機制變而靖重不撓勤於職事盛寒
暑及小疾未嘗少怠內行修謹家故豐又厚祿能
賑施窮阨無問疎戚貴賤小大咸歸心焉

楊文定公溥楚石首人事建文帝爲編修靖難後事
東宮爲洗馬 太子觀漢書稱張釋之賢也溥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文帝守
成甚盛德主也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皇太子
大悅會東宮爲漢趙二王所危構宮僚大臣下詔
獄相繼死溥及學士准一繫十年家人供食數絕
又 上命叵測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
業至此今讀書何爲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柰何
輒自棄乎經史子讀之數周 長陵崩進太常卿
掌弘文閣宣德中陞禮尚書兼學士正統初進少

傅武英殿大學士絲綸經制多出其手自以爲在
獄十年之功溥風稟淳質不尚機警崇忠厚尚正
直議政決疑與大臣爭可否能舍己從人無係吝
時天下稱三楊三楊者文貞以江西稱西楊文敏
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文定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先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
十一年文定卒而十四年有土木之禍

裨史氏曰予讀楊文貞公文如揖耆宿老儒造次
立談必於道而儀度儼雅可敬也史記其語曰天
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大哉相言

諸調劑輔拂功秉道守一歸主於爲德爲民有以耳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文武惟其用文定安貞履節故參合而成名天下咸頌言三楊三楊諸所善者多也

解學士縉者江西吉水人也字大紳少穎有異才洪武中舉進士入中書爲吉士上愛其少俊召日侍左右被寵愛殊特嘗寓大庖西室召諭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當知無不言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者告朕無有所隱縉立草封事萬餘言以進其畧曰臣聞之書曰爾有喜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乎失
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
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
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
以爲錄前後諫章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卽
令有之亦足垂示奕世臣主同休而何名爲罪哉
停婚什碑臣竊謂太宗怒非所怒矣 陛下當同
符堯舜師表百王故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
徵同列其所爲感恩服義懇切爲言者獨願 陛

下母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

統華夷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之所及真所謂取
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
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中原市不易肆女寵外
戚寺人藩鎮之患前代所謂膠固而不可得理者
皆消融底定處之有法不邇聲色不貨殖利諸皆
遠過於唐宋而何遜避於唐虞亦願 陛下加之
意而已夫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而百事廢帝德罔
愆則帝志熙而天工時亮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
鬼神矣而所以畏民者尚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强暴矣而所以治心者尚未至也其紊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餘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御民御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畏民爲畏天之本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治心爲治國之原也 陛下誠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若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常如郊祀

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爲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
哀樂一聽乎天理遠近上下一視而同仁則所謂
以天地爲一體以中國爲一人亦何遠之有哉易
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夫令出惟行也不宜
於速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
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陛下常教
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賢智如昔之人
而盡皆不才也哉又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

懼之臣竊伏以爲大哉 王言其蔑以加矣然自
國初以至于今無數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
人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詔
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終始
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用不測
之恩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良由 陛下克伐怨
欲聖性所無而天資素嚴或稍下急第誠信之少
間卽用刑之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
故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以善未必蒙
福惡未必蒙禍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

於秦法拏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蒙其宥而爲惡者里族必陷于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法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而又何取夫義節哉此化原所由也臣見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而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曷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者哉固知陛下輕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之無以塞上意也然諫爭

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反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于親友悠悠有心誰肯捨父母妻子之愛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且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並布於朝省椎埋橫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鐸暮攝冠裳左棄篋筐

右綰符組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故賢人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指廉潔受刑爲飾辭里諺曰居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傷廉潔之被刑也童謠曰鬚勝官人沒商量病貪婪之苟恣也故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靡當用刑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之任爲喜怒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有紀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徒嚴訓告之方未備長幼之民至

掉臂而不相揖此非細故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如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俾世臣大族率先勸行序禮講學有地有時蓋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庶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成者如影之隨形也豈可視爲迂濶而以爲不切於當今之急務哉 陛下天資至高暗合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固知洞瞶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

患害

聖躬康寧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固所謂

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動衆以神仙爲効而謂有某神某僊享祐國家也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時已焚毀屢求屢得真僞莫明政使尚存亦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而以興師動衆爲也周公之時未聞有神仙符應而古今享國久長莫過於周則神仙恍惚誕謾初何足稽也哉且夫地有盛衰物有豐歉而商稅之征率有定額其或盈也則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也則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荒絲

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復稅於所過之津是何奪民之利壹如此其密也矧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充役辦完而役在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重何里胥丈量之病民一如此其極也今欲拯其困弊必先探其本原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制積之以漸行之以久古所謂餘九年之食

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
建除之謬方向神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
經天德月德之云東行西行之論臣料唐虞之曆
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
觀俯察逆順犯從七政之齊殆謂此耳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正官名尚書
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
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寵居臺閣郡守縣令
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
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

之節下氣怡色擎跽曲拳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
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
於陳獻言無倫紀惟 陛下垂鑒時䟽草蓋援筆
立就 上覽之大喜曰奇才奇才而大臣皆忌縉
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 上不聽
擢監察御史時時敢直言已代王國用草諫書論
韓國公寃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
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
抵其奸狀泰切齒恨衆巧詆之 上慮縉年少將
爲衆所傾召縉父入諭之曰天生才甚難大器必

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召縉至便殿慰諭賜
銀而遣且曰爾歸其盡心古人後十年大用爾未
晚也蓋愛護玉成如此縉家居八年 大祖崩縉
感 上恩厚詣闕臨忌者言縉奔臨非詔旨有覲
望謫河州衛吏尋召入待詔翰林 文皇帝卽位
召翰林臣入內閣而縉特首召進左春坊大學士
造膝密謨最倚信大者議定儲有社稷功語具帝
紀中尋以讒構下獄死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遇
事直言風生電發而敦孝友重行義篤於故舊遇
人有憂患疾苦輒深隱于心襟宇濶畧不屑意細

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故野夫稚子皆樂與之親
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泛終不變早遇主受知名動
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天下皆惜其不盡用云
縉劉挺無回忌居恒言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嘗入朝有內監怙橫於左順門咎人縉正色叱之
監歛首退乃同官以職事見譴讓則引爲已過保
護之永樂中上手筆所信任大臣者十人名命
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縉具以質對於尚
書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原吉曰有德有
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儵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

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倫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心旣奏上授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縉旣獄死仁宗出所疏示學士士竒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蓋

爲上追念如此永樂初召直文淵閣者士奇榮黃
淮胡廣金幼孜胡儼與縉凡七人惟儼出爲國子
祭酒餘皆至公孤官

金文靖幼孜臨江新淦人簡易沈默不伐善驚名以
檢討直內閣以文淵閣大學士數扈北征次開平
以訛言力請班師上崩東楊南討留軍中護喪
以禮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事仁宗贊政會讞獄
以律例平反扈章皇帝征遼度鷄鳴山上曰
前代惟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山幼孜對曰太宗後
悔是役故建憫忠閣上默然爲旋師病革不聲

身後恩

胡文穆公廣廬陵人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建
文中擢進士第一更名靖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入
內閣預機密復名廣上諒其朴厚信待亞於東
陽奔母喪還與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成進文
淵閣大學士兼坊學如故再扈北征禮部郎周訥
請封禪廣以時多故力言其非禮徒糜費事得寢
奔母喪還朝上問民疾苦廣頓首曰百姓頗安
給獨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扳連善良坐誣
者苦耳上立命罷追詰者廣於禁廷應對慎密

不洩又操履清謹寡交游崇儉素故愈久而毀言不行卒贈禮尚書諡文穆官其子一人曰種爲翰林檢討昭皇帝卽位念廣於上左右有擁護功贈太師

黃文簡淮浙永嘉人永樂初以中舍人侍與解學士首親幸偸顧問無時進編修直內閣立東宮陞右春坊大學士太孫立又兼輔太孫時黨獄大起南人嘗避北官者奏編伍淮言近有勅征討官與舊官事一體並宥今追罪南人非勅意事得解上欲刻大寶法王印賜西僧璞過大淮言朝廷賜外

夷勅用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乃大於二寶將夷
人不知謂法王尊於朝廷上從其言議定儲議
解虜曾結諸部約皆大者語具帝紀中上北征扈
監國長沙妖人李法良反皇太子遣豐城侯彬
往討之漢庶人欲師無功設疑間譖沮淮以彬老
將能必任無疑且兵貴神速宜亟遣已果擒法良
再狩再居守以漢庶人讒間逮詔獄十年於獄中
有省愆自省二編仁宗嗣位進少保戶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預機密如故獻陵大漸太子在南
京未至淮虞漢有卒禍憂危至嘔血漢庶人反佐

監國直宿中禁迄班師始還第二年秋請老已來
朝賜遊西苑與勲舊師保尚書十一人者偕命肩
輿登萬歲山比辭又宴太液池 上眷甚謂之曰
明年朕生日卿復來如期至宴勞有加禮 章皇
帝崩准入臨留逾月歸方漢隙構時縉獄死西楊
東陽及文簡並處園土後二楊顯而淮以好毀短
不理於同列家食餘二十年乃卒年八十三謚文
簡正統中王振益稍專媚三楊秉鈞久間之言今
朝廷事獨勤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勸瘁矣後
事當何歸文貞知振意所屬慨然曰老臣當盡瘁

死報國耳文敏知振意不可回乃言曰公母爲此
言吾輩衰殘卽効力無幾當引援諸年少賢俊者
報國恩振喜曰先生言是宜具名進文貞退尤文
敏墮振計中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
能但已乎一日出片紙署數人者入閣則吾輩束
手矣不如及今援汲後賢與共事庶氣脉少長也
於是同薦曹鵠苗衷陳循高穀等數人皆次第擢
用鵠直隸寧晉人幼事繼母孝爲人疏俊明偉內
剛外和才量出人以鄉舉授代州訓導不樂願得
一繁劇官自効改泰和典史能益力問學部工匠

入京願就禮部試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用楊文定薦入經筵尋入閣與政東楊沒閣議大事皆推決於鴈後沒於土木之難

稗史臣曰天祚我有明之命俾仁宣三祖

繩繩明德弗替也亦二三臣並著其精誠解公灼微指神孫悟主宗伯惻款保聖子輸忠均社稷謨哉鄭尚書曰黃公脫縲紲不一二年遂屏迹丘園尤不免媚姍者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羈勒諸獻替弘多矣

皇明書卷之十五終